

## 余同友的新乡村叙事

——读短篇小说集《斗猫记》

何慧冰

余同友是我省擅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实力派作家，他近年致力于新乡村叙事的探索。他的新乡村小说揭示了农村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与荒诞，为麻痹的人们吹来一股清凉之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



《斗猫记》

余同友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响。短篇小说集《斗猫记》就是他的一部独具特色的作品。

## 一、贴近本体的写实

《斗猫记》中的《台上》《幸福五幕》《铜钱铁剑》《丢失的瓦庄》等14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当下的乡村故事。什么是新乡村叙事？目前还没有统一、权威的解释，我的理解，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时间是当下至近二十年的；空间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内容上以三农为主体；写法上主要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创作观念上超越了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视角和沈从文为代表的唯美视角，也超越了柳青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进入一个文化多元审美多样的时代。

在新乡村叙事的语境下，我们看到，余同友尽量贴近生活的本体，以平视的角度，贴近农民的良心和本真，与农民同声共气，入乎内，也出乎外，少有褒贬，充满写实主义精神。对于生活本体，余同友不是认识而是体验。这是一种文化哲学浸润的态度。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衰亡和农民的时代命运，文字的背后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怜悯，但也相当节制。

## 二、重视个体的传奇性

新乡村叙事，常常容易落入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窠臼，让政治正确遮蔽生活的复杂性。余同友常常摘取生



活的异态，从异态里展现生活的常态。如《台上》的老范夫妇是村庄最后留守在台上的人。从常态看，大部分村民早已搬走，都去新农村居住了，余同友偏偏要写这个无论如何都抗命不搬的人。他通过对老范夫妇一天两夜的生活的诗意描写，表现了老农民对故土的留恋，对旧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坚守。《屏风里》也很特别，两个山村老师老甫和小周，个性很强，关系隔膜，由一个和尚带来一段美好的感情感染了他们，从而让人性擦拭了污垢和灰尘，归于和好。《铜钱铁剑》里阮和刚为了弄钱，想把父亲的铁匠炉里的铜钱变卖，而父亲却要他帮忙打造一把一辈子的理想铁剑，由此展开两人合作斗争的故事。此外像《斗猫记》《风雪夜归人》《牧牛图》《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鸟语者》《狗獾不是果子狸》等小说都是从传奇性的异态入手，通过传奇故事挖掘生活的真相和人性的善恶。

在传奇性上，余同友继承了传统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特点，《斗猫记》《鸟语者》是其代表，小说中猫和鸟充满了灵异的特点，不是道具，而成为独立的存在。

## 三、写实难言的荒诞

余同友是个充满探索精神的作家。在飞速发展的现实面前，他看见了现实的美，更看见了现实压迫下人们的道德沦丧。在我看来，他是充满彷徨、迷茫的，但他也想通过作品振奋人心，不想让人陷入悲观的境地。所以他时有矛盾，表现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一写到农村的自然美和传统的生活美，就能够发挥诗人的气质，写得富有激情和诗意。对农村无可避免的美的消逝，他的语言充满挽歌的况味。一旦写到现实的丑恶，他不免有些犹豫与难言。于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他采用艺术化的处理，更多是通过精巧的构思，甚至通过制造荒诞的事件或意象，来贯彻他的批判精神。但毋庸讳言，荒诞写法在中国文化的现有语境里是把双刃剑，因为中国文化是理性的，先秦虽有些神话资源，后来也有神魔和志怪小说，但荒诞故事大抵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外壳之上。余同友新近的小说，由于对现实的批判需要，在荒诞写法上有些探索。有的比较成功，有的还不够理想。我们看到，这本小说集里，《丢失的瓦庄》《树上的男孩》《精灵之家》《鸟语者》等篇都有荒诞的成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是《鸟语者》，《丢失的瓦庄》荒诞写法运用得不很成功。

总之，余同友在新乡村叙事中，坚持写实的现代文化精神，确立个体传奇性的美学追求，探索荒诞的批判手法等，不同程度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元素。我们有理由相信，70后作家余同友在进一步探索的基础上定会写出更加精彩更加深刻的小说作品。

## 延续历史文脉

## 坚定文化自信

——读徐良长篇叙事诗歌《若水神话》

万晓玲

读一本书，其实就是读作者背后的文化底蕴、文学修养以及作者的个性品格。拿到《若水神话》这本书时，一眼就看见古香古色的腰封上的话：“一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气节的神话史诗，一部梳理逻辑又极具想象力的英雄赞歌。”正好我所在的四川省螺祖文化促进会就是研究关于黄帝、螺祖文化的，我一下子就有了阅读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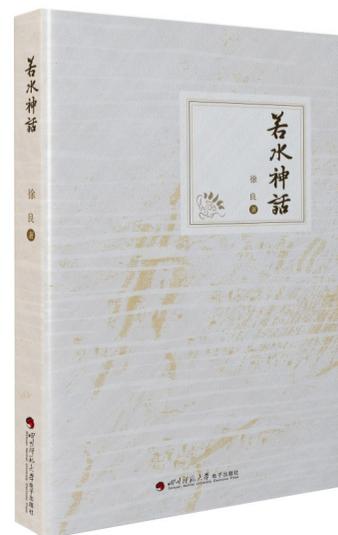
长篇叙事诗歌《若水神话》，渗透着一股悠远而深邃的上古历史气息。从第一章“姬王下诏平定天下，女枢挥泪组军北上”到第十章“改制婚嫁约束男女，天降白马颛顼向东”，在抒情中融注历史理性，在叙述中揭示生命哲理，一口气读完之后，一种后生可畏的欣喜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遥远而神秘的三皇五帝，竟然也可以这样传神地表达？叙事诗歌、精美插图，让中国远古的神话故事既保留其应有的神圣，同时又变得通俗易懂。正如著名学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若水神话》对五帝时期的世系嬗递描述清晰，所述上古时代传说，与古代史家的记载相吻合，而又加以诗意地发挥，具有史诗气质。其构架宏大、立意巧妙、文笔流畅，让远古的历史神话变得清晰可触，并由此引领读者进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神话谱系之中，诗卷如画卷，一气呵成，而又从容不迫，是一部少有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

一位八零后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来写一本中国上古时代的书呢？原来，徐良有十年的时间生活在攀枝花的米易县，而那里，正是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故里，也正因为如此，《若水神话》体现出“对攀西地区人文地理要素深厚的切身体验和饱满的个人感情”。作品有思考、有深情，故事严密、感情真挚，“以诉之于口耳相传的语言腔调与声气，以行进曲一般的节奏，保持着一种叙事的情节张力，引领读者进入神话故事之中。”徐良一直喜欢朦胧短诗，对于长诗的理解，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关于长诗，我知之甚少。长诗也好，短诗也罢，如果读者读不出其中的味道，甚至没有兴趣坚持读下去，诗歌自然是不能算作成功的。”

《若水神话》问世后，收到了良好社会反响。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出版物，《若水神话》也成了中华文化促进会传统文化委员会推荐读物，难怪《若水神话》的第一个读者——徐良的妻子青元——也如此感慨：“第一次阅读，就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和震撼了。我不仅从书中了解到丰富的远古神话故事，更惊奇于书中的故事情节和米易龙文化的巧妙结合。”著名文学评论家、四川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汪洪亮评价说：“徐良的长篇叙事诗《若水神话》，堪称神话时代的英雄史诗。该诗叙事精彩，气魄宏伟，跌宕起伏，想象瑰丽。阅读这部英雄史诗，犹如穿行在远古的蛮荒之中，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可以体验到华夏祖先的英雄气概。这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证明了徐良创作的巨大成功。”段从学、周维东、郭名华、谭晓钟等著名评论家也纷纷给出极高的认可，说《若水神话》“对中国远古神话进行了大胆的重新叙述”“带来了地方审视整体、边缘凝视中心的视角”“既开掘了中华文明的宝库（若水一带民间流传的神话），又以新的文学创造，抒发了新时代强国富民壮志豪情……”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神话叙事长诗《若水神话》的出版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该书有饱满的抒情，有理性的思辨，有文化的启迪，更有精神的发扬，不仅是徐良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可喜收获，也是延续中华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创新发挥。



《若水神话》

徐良 著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